



五月,是劳动者的节日,每到这个时候,我就会想起我的祖父。

记忆中的祖父,总是在劳动。记得祖父常说的一句话:“人是病死的,不是做死的。”祖父这句普通的话,深深地影响着我,确立了我的人生方向。

我的曾祖是清末秀才,在家里开过私塾,但他英年早逝,造成了我的祖父失学,少年时就过早地挑起了家庭重担,最终成为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。祖父十五六岁时到人家学木匠手艺,三年后就成了村里有名的木匠,至今不少人还保留着祖父当年的手艺痕迹,一张桌椅、一只木盆、一个木桶……每当人们谈起这些家什,忆起祖父的时候,说得最多的也是祖父热爱劳动和他当年爱说的那句话:“人总是病死的,人不是做死的。”

我家兄弟姐妹多,在我读小学的时候,有四个人上学,学杂费负担很重。父亲想让姐姐辍学,祖父舍不得,他找到我们学校领导,把学校里的木工活儿揽过

来,祖父用他的劳务抵我们的学费。

学校里有一个木工房,祖父就整天在那里劳作。当时的课桌都是硬杂木制成的,全凭手工制作,锯、刨、斫等工艺,没有一样是不费力气的。我每次看到祖父的时候,他的脸上总是挂满了汗水。夏日里,祖父时常光着膀子做活,黝黑的光背上沾满了木屑,汗水把木屑流出一道道小沟。有几个年纪大些的老师,常走过去跟祖父拉呱,说你这么大年纪了,歇歇吧,可别累坏了身子。祖父听了并不歇下手里的活,一边呵呵地说:“人老了,再不抓紧做,就非得做了。”接着就是他的那句话:“人啊,只听说病死了的,还没见有做死了的咧。”老师们都知道他用这句“名言”,也就时常有意要他说出这句话,于是齐声地笑起来,互相逗趣说:“人总是病死的,人不是做死的”,这可是一句名言呢,一句劳动人民的至理名言啊。”

在家里,祖父也总是舍不得有一点空闲。当年,我家养有一头老黄牛,祖父每

天煮好早饭,还要去放一会儿牛。为了减轻祖父的负担,我就主动起早帮祖父看牛。祖父不让我看牛,他怕影响我读书。我把手里的书举起来给他看:我带着书呢,看牛、读书两不误。祖父见了,高兴地笑着说:嘿嘿,这才像我家的孩子,多做点儿事不会伤人的。记住,人是病死的,没有人是做死的。

祖父一生经历是很坎坷的。祖父在三十岁上才娶了我的奶奶,到他三十七岁的时候,奶奶病逝,撒手丢下三个孩子,这时,我父亲七岁,叔叔四岁,嬢嬢才五个月。在那贫穷的年代,一个人养活一家四口谈何容易。祖父却硬是既当爹又当妈,把孩子们拉扯大。抗日战争期间,贫苦出生的祖父积极投身革命,秘密加入了党组织,在村子里从事革命活动。在我父亲十八岁、叔父十五岁那年,祖父带头把两个儿子送上了部队。1948年夏,叔父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。少年丧父,中年丧妻的祖父,又遭遇上了晚年丧子的打击,人生

的不幸都让祖父摊上了。但祖父没有被击垮,更加坚定地地为革命工作,1950年祖父被选为县政协常委,任职期间,祖父时常步行数十里、上百里去县里参加会议。领导们很担心他的身体,怕他年纪大了且路途远过分劳累,有时安排他会议结束后过一宿再走,祖父却说:“你们不要怕,我的身子骨还硬着呢,入党时不是说过吗,要为革命奋斗终身,这点累算得了什么呀?再说,这人啊,就是不识货,你越懒他就越怕苦,你越拼命做,他倒也罢了!”也许这就是祖父那句“名言”的雏形。

祖父一生践行他的这句话,最后还真应验了,他没有死于劳累,而是死于心脏病,那年,祖父七十四岁。

今天,当人们为五月歌唱、为劳动者歌唱的时候,我更加怀念祖父,怀念他的那句“名言”。



忆大羽老师

□康志东

几天前去看望陈显铭老师(陈大羽先生之子,南京艺术学院教授),他告诉我《大学书法》拟出一期其父陈大羽先生的专刊,让我写一篇与大羽老师的交往琐记。回想起来,认识陈大羽先生是31年前的事了,他离开我们已近22年。然而,一切恍如昨日,往事历历在目。

第一次见到大羽老师,是1992年初夏的一天,那时我在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政治部宣传办公室当主任。那天大羽老师、张杰、赵绪成等9位书画艺术家来我们学院军民共建,开展送书画到军校活动。大羽老师健壮的身躯,敦厚慈祥而有特点的面庞令我印象深刻。他虽年过八旬,一头白发,却精神亢奋,说话声如洪钟,老当益壮。

由于我从小喜爱写字画画,自认识大羽老师后,便萌生拜师的念头。不久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找到大羽老师家,大羽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。我坐定后便冒昧地说出想跟他学画画的心愿。起初以为大羽老师会嫌弃我基础差,没想到他爽快地说:“爱好画画是好事,你在部队院校从事宣传文化工作也离不开写写画画,我乐意交你这个穿军装的朋友。”从那以后,我学画画逐步走上了正轨,平时一有空就去大羽老师那儿学画画,星期天基本都在他家度过。大羽老师见我学画比较认真,也时常给予鼓励。老师赠给我的第一幅字是“天道酬勤”,要求我不怕吃苦,多写多画,多读书,多看名作,多看画展,多观察大自然。大羽老师不仅让我观摩他作画写字,有时还让我动笔,而后指点修改。此外,大羽老师还经常给我布置作业,每隔一段时间,将他的一批画作让我带回家临摹,作业完成后再将原作和临摹画稿一并带去,他一点点评。大羽老师常常告诫我,要多临摹、多写生、要练眼、练手、练心,学会取舍,心领神会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大羽老师不仅把我当成学生,也把我当成子女和家人。有时他休息,就让我收拾画室,他作画写字,就让我给他磨墨洗砚。他需要我帮忙就直接吩咐或写条子托人捎给我。一天,我接到大羽老师的电话,第二天上午我便去省级机关医院接他出院。到家后,他径直走进画室,抽出一张四尺宣纸,让我裁成横幅对开,我说:“您刚出院,好好休息几天再画画写字。”大羽老师没有理会,折好纸开始写字,一口气写了四首诗应物的诗,落款“志东贤弟惠存”。我恍然大悟,原来老师是写给我的,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,只是连声道“谢谢老师!谢谢老师!”从心底里感到老师是个性情中人。回想起来,那天老师真的动情了。

大羽老师正直磊落,喜悦之时爽朗的笑声使人振奋,若心有不平之事便露情于色。他真诚、豪爽、仁厚的性格表现在作品中,便是一种强烈、雄健、流畅、苍厚的艺术风貌;表现在生活中,是豁达、洒脱、乐于助人。有一件事至今令我难忘。有一天,一位来自安徽推销宣纸的姑娘,找到大羽老师家,让他买几刀宣纸,大羽老师试笔后便买下两刀。这位姑娘说,自己是个下岗工人,曾在一家工厂上班,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右手和左手的三个手指。大羽老师见她是个残疾人,顿起惻隐之心,付给姑娘宣纸钱后又让她稍等片刻。接着,大羽老师很认真地画了一幅兰花送给姑娘,并叮嘱道: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。姑娘被大羽老师的善举所感动,深深鞠了一躬。站在一旁的我看到这幕,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欣然受命,写下对大羽老师的点滴回忆,远远不足以表达对老师的敬意。收笔之处,蓦然回首,才发现那是让自己一段成长岁月的追忆,而在这样的回忆中,更深深感到大羽先生不仅仅是恩师,更是见证我成长的长辈和家人。



相约大剧院 袁建报

天使之心

□朗秋

五一假期,见到了娟表妹。

还没进门就听到了她的笑声。精致的妆容,短上衣,阔腿裤,踩着高跟鞋,还有一句一个哈哈,一副凡事不操心的大小姐样子。我笑她:护士长,你在医院也这样吗?她说:才不是呢,一进医院,我就是宋老师,不苟言笑,科室的小护士们都说我太严肃,有些怕我呢。

吃饭的时候,表妹夫坚持不喝酒,说回去还要开车。我说:娟妹不是拿证了吗?让她开。妹夫还再开,娟表妹自己道:我属于混文凭的,一握方向盘就心慌气短,不敢启动车。我问:那你给病人扎针、抽血怎么不害怕?她哈哈大笑:那是为病人服务嘛,当然要努力做好的。

作为家人,我们见证了娟表妹的努力。

娟表妹是家里的娇娇女,虽然父母都是普通工人,但对孩子是十分宠溺。娟表妹从小到大都没做过家务,连水果都是母亲弄好了端到面前才吃的。她最初选择护理专业,是出于分数的无奈。那年姨父突发脑溢血,送医院急救,娟表

妹守在父亲病床前,看着护士们忙前忙后,在她们的悉心照顾下,姨父一天天好起来,娟表妹的专业技能也有了可喜进步,参加全省技能大赛还得了金奖。后来,娟表妹毕业后考进区医院做了一名护士。家人们都担心娇滴滴的她不能适应这份工作,她却坚强又乐观地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

职业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我亲眼看到过初入职的娟表妹因为几次针扎不进被病人家属责骂,含着泪水给病人和家属道歉。可是好像没多久,我又见识了她的飞跃。

那次,我因身体炎症需要输液消炎,就去了娟表妹那里。我血管比较细,一般护士都要拍打半天才能找准血管,有时候还得扎几次,弄得手背青紫一片。娟表妹说:小事情啊,我来。一时没有压脉带,娟表妹让护士使劲扭住我的手腕,只见她稍微按压几下我的手背,消毒,进针,回血,固定针头,看着她气定神闲行云流水一般的动作,我惊叹不已。当然这对护士来说真的是小事一桩。娟表妹

胜败一瞬 荣耀满城

□彭淮

河边、树下、路畔,处处都有身着蓝色支云队服的球迷。行至大司马路,距离球场四五里远,我停下来,去买三四个高记大肉饼。不料,肉饼店隔壁的老大妈正对着自己的孙子说土话:“乖乖肉,快去把书读好,过会儿,爸爸和你去看足球比赛,好要子得很。”“什么足球队?”孩子茫然地问道。大妈一脸鄙视,提高嗓门:“我们南通如皋的球队,叫支云……”听得肉饼店老板、我像她的孙子一样开心。她的红脸,仿佛天边的夕霞,无关愧怍,倒是一丝美妙的骄傲。足球的基因正在如皋“走街串巷”,悄然衍生。

夜幕降临,东风又起,战鼓又响,七点三十五分,在上万名球迷的呐喊声中,比赛开始了。第24分钟、第46分钟,支云足球队两次射门,一次近在咫尺,一次被门将扑出。不中不馁,支云队携主场之利,继续向河南队施压。第78分钟,支云队后场一脚贝克汉姆式的长传,足球飞向对方大禁区的左外侧——支云队锋线悍将最为活跃的区域。前两场巴尔德在此带球快速进入禁区,选择小角度推射,两度得手。此

时,他充分发挥爆发力的优势,姆巴佩式地依靠瞬间速度,绕过河南队后卫罗歇,活生生地“抢”下球,奔向小禁区。罗歇无奈出手,想要拖拽巴尔德的球衣,抓回的是一把空气。巴尔德速度太快,早已风似的将球横推向门前。支云队的卡斯蒂略,拍马赶到,半路截胡,在门将触球前,C罗式地坐地滑射,捅破球门。英式打法,三下五除二,两传一射,1:0,全城沸腾,球迷们激动不已,有些泪流满眶。卡斯蒂略甩着小辫子,冲向球迷,双手比画出一个“心”。心心相印,百米外的如皋市融媒体中心大楼电子屏幕打出醒目全城的大字:“我爱支云。”

比赛比分最终定格在1:0。支云足球队用一场胜利,支起今夜如皋美丽的夜空,空中的白云也化作蓝色的队旗,在体育场中飘舞飞扬。今夜无眠,支云荣耀满城!



苏中平原的人家,把种蔬菜叫作“盘园货”。蔬菜就是园货,园子里的货,不是海货。

盘园货不是一个好营生。像把娃娃一点点盘大一样,园货也靠盘。就拿盘番茄来说,苦了没魂,从早到晚地忙,一天夜忙不及。

腊月初就下地,育苗。在温室里,大棚是不得出苗的。出苗了,做钵,下秧。把出了没几天的小苗秧,一株株栽到营养钵里,下大棚。不是就这么简单地下,得在大棚里套小棚。小棚上还有覆盖物,草帘,盖了草帘的小棚要一直伺候。出太阳了,掀草帘,太阳落山了,盖起来过夜。

伺候到有五六片叶子了,把栽在小棚营养钵里的番茄苗,移栽到大棚里。仍旧是晚上要盖草帘子,早上要掀草帘子。到了零度以上,才不盖。

零度以上有零度以上的事,通风,不通风容易烧苗。番茄大棚,一律南北向。早上晒东面,中午全晒到,晚上晒西面。如果是东西向,北半面的番茄长不起来,光照不够。

长番茄的土地,要肥沃。选地之后,施足底肥,顶好是有机肥,鸡粪,力气大。不能立即盖大棚,要露,让鸡粪慢慢腐化。露十天半个月再下种,让氢气蒸发,散走。一施肥料就下地,苗会全部死光,被氢气毒死的。

伺候到天气有六七度了,才能拆大棚。拆也不是全部拆,而是把塑料薄膜拉了缠在一边。大棚的骨架不拆的。一旦发现有寒流,还要拉起来的。

移栽之后,两件事:搭架子,整枝。用旧竹竿把架子搭好。伺候着番茄,长高就扎一点,长高就扎一点,一根番茄要扎三到四次。

整枝是只留主茎,也可以留双头,最多只能两个头,多了吃不消。不管它一个头两个头,每个头的叶子根下杈出来的头,都要掐掉,不掐就消耗营养。开出许多花,结的番茄细。

番茄开花了。伺候花一张开,立即用座果灵。把棉球绑在杆子上,沾上座果灵,在花芯上,轻轻一点,坐果率高。

一枝花开出来之后,只能让它结三个,最多四个。留四个的,就是旺盛的。比较弱的杆子,只能留三个,甚至两个。这样长出来的番茄,饱满,大,分量能达半斤,顶大的甚至有八两重。看看这枝花上的果子半斤了,上面一层的花,又开了。就拿催熟剂,按一定的比例,擦在果子上。最多一星期左右,就可以采摘上市了。

一枝花结出来的番茄,是一层果。一株番茄的一生,一般能结五层果。最多的,能达七层果。

用了座果灵的番茄,没有籽结。想要驻种的番茄,不能用座果灵。用过的比不上不用。用过座果灵的番茄,瓤子是绿的,流汤。没用过瓤子全红的,起粉。甜,糯,好吃。尤其是可以生吃。吃了还想吃。

番茄的温度,二十六七度最适宜,不能超过三十度。温度越高,口感越酸。经过烈日暴晒的番茄,能把人的牙齿酸得浮起来。

故乡的榆树

□徐新

苏轼43岁时被乌台诗案绊倒,在狱中借物抒情写下《榆》诗,“我行汴堤上,厌见榆阴绿。千株不盈亩,斩伐同一束。及居幽囚中,亦复见此木。蠹皮溜秋雨,病叶埋墙曲。谁言霜雪苦,生意殊未足。坐待春风至,飞英覆空屋。”诗句反映了苏轼由讨厌榆树,转变为点赞榆树的不惧风霜、傲然挺立的品质,表现出他对自己清白的自信。和他情深义重的弟弟苏澈为了抚慰他的心灵写下如下诗句,“凛然造物意,岂复私一木。置身有得地,不问直与曲。青松未必贵,枯榆还自足。”枯榆尚且在凛冽的秋风中自足,等待来年,希望苏轼身处困境时,不要对未来灰心,不要自暴自弃。四个月后,苏轼终于被释放了。

苏氏兄弟钟情的榆树实在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树,它对土壤、气候没有任何特殊要求,随遇而安,低调不张扬。不论南方北方,天涯海角,高原平地、山坡谷地、房前屋后,只要一隅安身,就心无旁骛地生长、生长,顶起一片绿色,遮挡一处风雨。如今美化城市景观、盆景塑造都有它的身影。

和煦春风吹拂大地时,榆树的枝枝丫丫苏醒过来,状若铜钱的榆钱仿佛一夜之间全部冒了出来,一簇簇、一团团、薄薄的、嫩嫩的,被根根细细的枝条串在榆树的枝丫上,密密匝匝、挤挤挨挨,泛着淡绿色的光辉。轻风吹过,晃晃悠悠,宛如一个个调皮的小精灵,不断诱惑着人们的味蕾。“阳春三月麦苗绿,童子携筐摘榆钱。”记得童年时,我和伙伴们带着竹竿和篮子结伴去摘青青的榆钱。伸手可及的,我们直接摘,够不着的枝条,用带钩子的竹竿将它折下来。一些淘气的小伙伴没有那么好的耐心,“噌、噌”地直接爬上树折下枝条摘一手心的榆钱,一股脑塞进嘴里,然后再腾出手来折上一树枝榆钱,随手往下扔,满足树下小伙伴们的需求。湿湿的、绵绵的、甜甜的,那清香的味道,迅即在嘴里氤氲开来,回味无穷。渐渐地,嫩叶长出来了,那些成熟的榆钱变成了片片银白色的银钱,满树银光闪闪,耀眼明亮。劲风吹过,摇曳枝丫的银白纷纷洒落,如同雪花般飘落,正如韩愈《晚春》所言:“杨花榆英无才思,惟解漫天作雪飞。”

到了夏天,榆树枝繁叶茂,郁郁葱葱,仿佛撑开了一把浓荫大伞,遮挡酷暑阳光,于是榆树成了鸟类、昆虫的栖息地。每天清晨,鸟儿们欢快而清脆的鸣叫声唱响了夏日协奏曲,一点点、一串串、独吟与合鸣交错,悦耳动听。灵动的鸟儿还在枝叶间跳过来、滑过去,追逐嬉戏,真是自由自在。到了夜晚,树下又成了人们休闲纳凉、聊天闲谈的好去处,皎洁的月光从树枝的罅隙泻泻下来,如一片碎银遍地,摇曳不定。孩子们则躺在椅子上,望深邃的天空、数眨眼的星星,一会儿便进入甜甜的梦想。

一叶而知秋,当无边萧瑟的音符随着秋风起舞,枯黄的榆树叶簌簌地飘飞下来,如铺满了一地碎金,明媚的秋天抓住最后的机会装饰着榆树的一枝一叶。

凛冽的寒风肆虐大地时,树上树下一切都安静了下来,枯萎凋零都融入泥土销声匿迹。榆树裹着粗糙嶙峋的树皮,树枝横斜,疏影交错,枝头上挂着零星几片枯黄的叶子,但它依然在瑟瑟寒风中坚守着,坦然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,令人肃然起敬。

榆树是大自然的杰作,人类把它当作好朋友,不仅榆钱可以食用,榆树叶甚至榆树皮也是饥荒之年人们饥不择食的救命物。《尔雅》里就记载:“荒岁人食之以当粮,不损人。”榆树被剥去皮开肉绽也不吝惜,来年依然竭尽全力为人们聚集更多的榆钱。我小时候也吃过母亲做的榆钱窝头。她用清水将榆钱淘洗干净,然后,把榆钱、葱花、盐掺放在玉米面里,搅匀和成面团,揉捏成一个个窝头,放到锅里蒸。锅盖边冒出的热气清香诱人,煮熟后,我们迫不及待地抓起一个往嘴里塞。过去,榆钱是粮食的补充,现在衣食无忧,榆钱又成了人们调剂口味的有机食材,如榆钱饼、榆钱馅包子、榆钱粥等,频频现身餐桌。难怪当年欧阳修尝过榆钱粥之后,都会发出“杯盘犹粥春风冷,池馆榆钱夜雨新”的感叹。

榆树全身是宝。榆花、榆钱、榆叶、榆皮均可入药,远至西汉,近至明清,对此都有文献记载。“寂寞春风花落尽,满庭榆荚似秋天。”又到了榆钱飘飞的时节,那带着榆钱儿甜甜丝丝味道的美好童年记忆再次齐齐袭来,历久弥新。